

# 爱在心中 感恩有您

## ——写在母亲节之际

### 母亲的声音

□闻武

母亲的嗓门大得惊人,丝毫没女性特有的细腻。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经常四处疯跑,每到中饭晚饭时间,母亲就会站在院子中央敞开嗓子大声地喊:“阿军哟,吃饭来……”。这声音如同轰响的雷声,隔好几里也能听见。伙伴们说:“哎,又是你妈在叫你啦。”喊声就是命令,像军队里的号角一样,召我回家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记忆中母亲的声音就是这样的粗犷、干净、有力。我无法得知母亲年轻时的嗓音是否也曾柔美动听,但有一次却是个例外。记得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某个夏日,父亲从生产队回来,吃中饭时想给母亲一个惊喜,从怀里掏出个女式手表,对母亲说:“阿琴,这个是我新买的,给你……”母亲那时满脸通红,泛起了少女似的红晕,她一边嗔怒地责怪父亲不用给她买这手表的,省点钱,一边又情不自禁地将这只上海牌手表试戴在手上,高兴得说:“哎呀,刚刚好,刚刚好……”,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如此的快乐,她激动喜悦的声音犹如天籁之音,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美的音乐。

然而毕竟这样的机会实在是稀少得可怜。后来我和哥哥一起读高中,家里的担子就重重地压在父亲身上,母亲实在不忍心,她原本在家务农,有时打点零工,所赚的钱少得可怜。后来她干脆与父亲商量:“这俩个因读书挺花钱的,何况我们的房子还是老平房,要么我也和你一起去锯板吧。”父亲起初不答应,后来终于拗不过她。于是母亲像一个男人一样,开始了她的锯板生活。冬天顶着凛冽的海风,夏天冒着炽热的太阳,她和男人一道心中只有个梦想,要让日子渐渐变好起来。我想就是在这段时间,母亲已完成了一次蜕变,她必须抛下女性的矜持、柔弱,在男人的群落赢得必须的尊重。她的身材更粗了,她的嗓门更大了,晚上我听到了她打呼噜的声音,我的心便隐隐作痛。唉,母亲。

我第一年高考落榜,那时是我家最为困难的时候。父亲说:“读书也没啥意思,还是找个师傅学手艺吧。”母亲说:“我看他是块读书的料,半途而弃实在可惜。”夜里我听见父母争论不休的声音,我隔房听着听着,泪水就不自觉地落下了。最终在母亲的坚持下,父亲还是同意让我复读一年。那年八月份,母亲冒着酷暑到定海公安干校打听复读情况,无奈我的高考成绩实在不太理想,复读班老师有点为难,母亲说:“我这娃成绩向来很好的,只是临近高考发热,身体不适,所以考试没有发挥好,老师你就再给个机会,他一定会好好读书的。”母亲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说了谎,而她的诚心终于感动了老师,学校同意录用我。那天母亲很晚才从定海回来,见到我的第一句就是:“阿军,我已经联系好了学校,这是你最后一次读书的机会,你可要争气啊……。”母亲源自肺腑的声音一阵春雨,滋润了我绝望的心田,使我克服了众多的困难,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大学,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母亲,没有母亲的执著与努力,没有母亲善意的谎言,没有母亲的点点鼓励,哪有我现在安定的日子。

等我们成家立业,母亲已经老了,但她的声音还是一样的洪亮有力,有着典型的山里人的味道。上周回家与母亲闲聊,母亲关切地问:“今年工作可顺利?孩子可听话?我这段时间每天给你在拜菩萨。”听过发觉得很感动,这么多年母亲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,而我为她做的却太少太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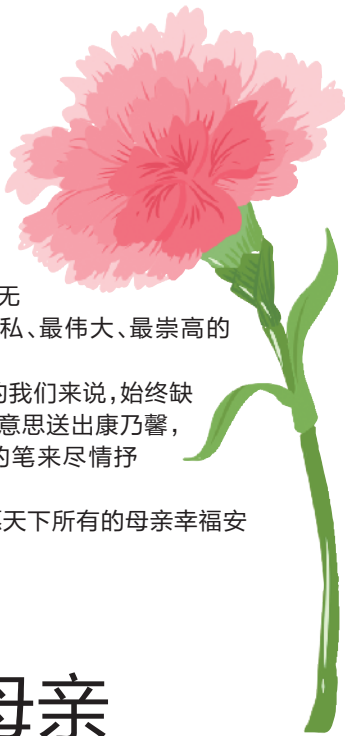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知道若干年后母亲故去,我会不会像怀念自己的青春一样,去怀念母亲的声音?她是低微的,但她并不乞求什么,只是怀揣着一个简单的梦想,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她愿意付出所有,她的声音最终会成为高贵的部分,嘹亮我生命的全部。



如果说孩子是一艘乘风破浪的船,那母亲的怀抱就是这艘船远航的起点,一个无风无雨的港湾。喧嚣繁闹的世间,万事都有可能下一秒发生改变。但唯一不变的,是那份辽阔无际的母爱,无时无刻都会在。这也是世间最无私、最伟大、最崇高的爱。

可是对于情感较为含蓄内敛的我们来说,始终缺乏勇气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爱,不好意思送出康乃馨,不好意思说出爱,那就拿起手中的笔来尽情抒发对母亲的爱吧!

今年5月14日是母亲节,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幸福安康!



□安然

母亲离开我们有15个年头了,每当回忆起母亲的时候,同时会想起老家的土灶,在母亲活着时居住过的老房子里有一台土灶。“土灶”,顾名思义是用石块、砖头和黄泥浆砌成的。柴草、秸秆、木头、竹片等作为燃料,一支高高的烟囱通过屋顶,烧饭煮菜时炊烟袅袅……

母亲站在灶台前煮饭做菜,灶台面高度在母亲的胸前,土灶也是母亲施展厨艺的舞台。她在袅袅炊烟和氤氲地热气中养大了我和弟弟。

白天,母亲是个终日忙碌不停的人,上午时而提着洗衣桶、竹篮到村口古井潭去洗衣、洗菜;时而又拎着热气腾腾的猪食往猪圈里喂猪。下午抽空去门前菜园里劳动或上山砍柴。母亲身材矮小,她的步态显得细碎而轻快,走路就像是一阵风。
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母亲围着土灶台用她那双灵巧的手,奏响锅、碗、瓢、盆,吟唱油、盐、柴、米。从艰苦中熬煎出营养,把贫困蒸煮出滋味,将辛酸烹调出香甜,用节俭清炖出甘鲜。将普通平常的瓜果蔬菜、五谷杂粮调进岁月的色彩,融入时光的味道,让原本清贫呆板的日子,演绎得有颜有色。

看着母亲坐在灶台前烧火,棉花杆放进灶膛内,再抓一把稻草引火,擦亮火柴,放在稻草下,火苗“呼”的一下蹿了起来,伴着棉花杆的“噼啪啪”声,火势很快就旺了起来。然后再加上烟囱的吸引力,火苗在土灶膛里时而回旋,时而跳跃,不停地变幻着……

看着母亲熟练地从油罐里舀起一小勺菜油倒在铁锅里,铁锅立马响起“滋滋”的响声,油花在铁锅中飞溅。切好的青菜倒下去,升腾起悠悠的雾气,母亲左右不停地翻炒,满屋子飘起引人垂涎的香气。炒上一会,又匆匆来到灶膛前,看看柴火燃烧的快慢,偶尔添上几段柴火。灶台做什么菜肴,灶膛该有怎样的火势,母亲掌握得相当精准,从来不会出现将菜烧焦了或者烧糊了的情况。

有时候母亲要我帮她烧火,我最喜欢的是把稻草直接放进去,灶膛内会发出清脆的噼啪声。但母亲说要火旺,还得加上“硬柴”(废木头、废竹片)。我烧的火,母亲是不大满意,有时忍不住抢过烧火棍,在灶膛里左右拨弄,火果更旺了起来。她说,无论做什么事都得有学问,烧火也需要学问啊。灶膛里柴禾塞得太满,不留空间,火怎么能烧得旺起来呢。

吃饭的时候了,揭开锅盖,番薯干饭(多数是番薯干加些稻米烧成的饭)的热气,菜蔬的清香,弥漫在餐桌上。一家人围着饭桌,盛一碗喷香的番薯干饭,夹几段“下饭”的清墩咸菜,虽是粗菜淡饭,但也吃得津津有味。等我们离开饭后,母亲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,围着灶台洗清碗筷。

直到现在,每当我想起母亲时常背着我们吃剩菜、剩饭的背影;想到母亲一日三餐,烟熏火燎,从土灶间出来满是尘埃的面容;想到母亲在夜幕低垂时匆匆地挑着柴担回家,再给我们准备晚餐的情景。我就会感到一阵阵心酸,甚至会流下酸楚的泪水。

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虽然家境贫困,但是心灵手巧的母亲却在土灶台烧出有特色的菜肴,水煮河鲫鱼,咸菜炒南瓜,红烧萝卜,萝卜丝羹……为调口味,自己磨大麦粉,做大麦面条,解黄豆芽炒菜,到野外采“花莲菜”“白头娘”等等。母亲辛勤操劳,灶台上的美味佳肴不断呈现在我们面前,母亲的亲情通过饭菜温暖了家人的心窝。

土灶最忙乎的时候,莫过于过年时光。虽然,过年时人人都忙碌,但是,母亲更忙碌。大年三十,母亲忙碌地张罗着年夜饭。

清早,母亲拿着肉票去食品公司排队买猪肉。过年的时候,也是灶台少有的能尝到荤腥的时候。我们只有到年三十或是有亲戚来拜年招待客人时才能吃到肉。母亲差不多整日站在灶台前,做着菜。母亲这时就会割下一块肉,切成薄片,放在铁锅里翻炒,直到炒出肉油,再放入白菜,炖上满满一锅,各种诱人的香味满屋子轻漫缭绕,呈现出过年的时候那种特有的景象。看着锅里热气腾腾的菜肴,手暖暖的,脸暖暖的,心暖暖的。我和弟弟早已迫不及待地围坐在桌边,等待着能吃到肉,因为,上世纪那个年代,买肉需要肉票,又是家境贫困,很少吃到肉。在儿时的心目中,只觉得大年三十这一天是“神仙”过的日子。

熊熊的土灶火,袅袅的炊烟,蒸煮着农家的岁月。年复一年,土灶连着母亲的恋,土灶里燃烧着母亲的青春,熏白了母亲的秀发。土灶里点燃的是儿女思乡的情,我总觉得母亲就是家,家虽然贫寒,有母亲就有温暖。

年复一年,多少年来,土灶这一窜一窜的烟火,见证了乡村、家庭的变迁与发展。80年代中期,我家用上了煤气灶。90年代后期,乡村百姓家逐渐用上了瓶装煤气,旧式土灶随之淡出。

曾经带给我许多快乐记忆的老家土灶,载着儿时的美好回忆,在时间的长河中渐渐远去了。留下的是一种怀念和珍惜那因岁月流淌而日久弥新的人间亲情。

### 我的母亲

□朱清植

我用笔勾勒过爱情,描写过山川,写过太多太多的文章,每逢拿起笔想记录下我的母亲,泪水总是能模糊半天。

时光拉扯,孩子在长大,她在变老,明明六十岁不到,微卷的头发里却再也藏不住满目的苍白。“以前不是这样啊。”是啊,“以前不是这样啊。”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要翻倍,那年的母亲是多么的时髦,多么的光彩靓丽,普陀山客运站让她的青春不留遗憾,但却她总是习惯性地抢在我前面把生活的苦难默默吞下,活成了现在的老态龙钟。

母亲的人生分为两段,一段为离婚前,一段为离婚后。从小娇生惯养的她是父母家里最小的女儿,出嫁前有能干的父亲和两个哥哥,任凭她欺负,任凭她无理取闹。结婚后,十指不沾阳春水,家务有父亲,偶尔心血来潮“秀”一下厨艺,也总能把糖和盐都搞错,要么是红烧肉烧焦,要么是烧的汤比可乐还甜,里面还有醋的酸味。那年的她是我心里的“魔鬼”,伴随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考试成绩单,便无情地给“天真可爱”的我一套祖传的七匹狼套餐,不发挥到满楼听到凄厉的哭声决不罢休。

对一个女人影响最大的,无非是心上人的出轨,换来无休止的争吵。离婚后,母亲似变了个人似的,总是郁郁寡欢,默默啜泣,而那年的我也让她不省心,在学校跟同学打架,被老师多次告状。六年级的儿童节,她烧了满满的一桌菜,一脸伤痕刚打完架的我夹起一口,便抱怨:“真难吃。”也许是常年累计的积怨让母亲在那天瞬间爆发,她猛地把筷子甩在了墙上怒吼道:“难吃?你去找你老子去,他烧的好吃,看他管不管你,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脸上的伤怎么来的,你就跟你老子一样从小惹祸,长大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母亲骂完,只留我怔怔地留在原地,怯弱地说:“他们说父亲不要我了,我是没爹管的孩子,这是真的吗?”母亲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,懊悔与不甘在脸上涌现,那是童年的我从未见过的表情,一个劲地抱着我哭,满嘴全是:“孩子,我对不起你。”那股泪水全是咸涩的味道,一半是愧疚,一半是懊悔。二十多年后再次回想这事,真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,所谓的童年无忌不过就是,孩子不理解母亲隐藏起来的苦难说了混蛋话,孩子说过便忘,而母亲却依然还要背负着苦难继续前行。

在宁波求学时,母亲在东港买了房,一边还房贷,一边在家给普陀山的旅行团缝帽子补贴家用。那个针特别粗,常常一不小心就扎地满手疮痍,看着令人心痛,可那又能怎么办呢,孩子读书要钱,房贷要钱,娇生惯养的双手支撑不了这个家,她也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,用粗糙的双手告诉这个世界:“没事,我还能继续。”直到交钥匙的那几天,我从宁波回来给了她六百块钱,她满脸担忧地问我:“你哪来的钱?是不是问同学借的?还是偷来的?还是抢来的?我们家就算再苦再累也不能去偷去抢啊,我的儿。”少年的我,学着她蛮不在乎地说道:“谁去偷?谁去抢了?你儿子在学校旁边找了份兼职,送外卖可厉害了,规定半小时送到,你儿子总是能提前送达,还有你儿子现在骑电动车可溜了,像天一广场、药行街那种人流量大的地方,我电车还能来个急速漂移哩,不信我示范给你看,还有你不可不许给导游团织帽子了,看看你的手都成什么样子了,哪

有半点外卖小王子女母的样子。”那天母亲耐心地听着我讲了半天送外卖的趣事,只是讲得兴奋的我没发现,滴在地上的泪痕深了许多,她脸上的愁容厚了几分,以及回去路上包里多了一千块钱,上面多了些许嫣红。

工作后,生活一切都在好转,从小热爱文学的我,也如愿在13年进了作协,文章每次发表,母亲总要“嘚瑟”一下,拿着报纸到处“炫耀”,恨不得别人都知道他的儿子会写诗、会写散文、会写文史还获奖。而这些花团锦簇的文章背后,全是母亲的小心翼翼,我有个坏毛病,写作的时候听不得一点声响,稍微听到点便一脸不悦,母亲知道我这个毛病,她怕影响到我,走路声响很重的她每次半夜上厕所,迷迷糊糊之间总故意压低脚步,憋着尿意轻轻地推开厕所的门,然后又轻轻地关上。每次有新的文章发表,她总是能在我变化多端的笔名下找出我的文章,然后在一脸疑惑的我面前“嘚瑟”地说:“你是我生的,你写的每一个字我都能读出你成长的轨迹。”我一直不明白她怎么找到我的笔名并准确说出文中的意思,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发现,为了和我有话聊,每次我写完文章,只有初中毕业的她,就翻开厚厚的字典,一个字一个字查阅我文字想表达的意思,遇到生僻字,还学会了百度,硬生生在50多岁,还努力提高自己对文学的“追求”。当问她喜欢哪些作家写的文章时,她总能把鲁迅几篇代表作的题目搞错,但总能把儿子的文章倒背如流。

27岁后,我有了买房的打算,我和母亲四处看房,我铁了心要买临城,还一定要有书房,母亲却劝我想要书房就买城北,在临城买套二居室就够了。整整五年我们争吵不断。这五年来她心疼我双休日白天教书,平时热锅每晚伏案写作的苦日子,她能做的只是热腾腾的饭菜,满脸的关心,而我回报给她的除了一身的疲倦,便只剩下和她为了买房无休止的争吵。当我凑够钱,看中理想的房子跟她汇报的那天,她默默地拿出半生的积蓄:“儿子,我这里还有点,拿去咱首付多付一点,这样你还贷压力轻,以后结婚了不会为了面对房贷,家庭开支而发生纠纷。”在我还惊奇她哪来这么多钱时,她骄傲地说道:“我儿子这么优秀,早在读书的时候就能帮妈妈排忧解难了,我以后年纪大了,医疗费不用愁,并且肯定给我养成白白胖胖的老太太哩。”

离婚后,她又当爹又当妈拉扯我长大,帮我遮风挡雨。工作后,我早已有能力直面生活的残酷,独自面对人情冷暖,但母亲总是像小时候那样,不管我接不接受,也不管帮不帮得上,总是习惯性地挡在我面前,告诉我:“孩子别怕,有妈在。”那一刻我心中似有股酸楚想要强涌出来,成年人的理智让我拼了命地把它强压下去,但我并没有阻止那端早已满是泪水,却又满脸骄傲,到处“炫耀”,四处打电话告诉亲戚“儿子出息了”的母亲。

对于儿子来说,也许她并不温柔,也不讲理。那是因为她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见我见过过的世界,更没有机会去体验我有幸体验过的人生。

三十年前医院的那声哭泣,剪断的是脐带,剪不断的是骨肉亲情,这些年来她的唠叨,她的一惊一乍,她用她的肩膀垫着我高飞,拉着我一路成长,成为她的骄傲,成为可以为她遮风挡雨的那个人。哪有什么苦尽甘来,只有不停地默默付出,不停地负重前行,这一生的羁绊。

我提笔想写尽母亲这些年的故事,最后泪流满面,纸张上写满了两个字:“孩子”。